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目錄

唐文

韓愈

上宰相書.....一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四

答李翊書.....五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七

與孟襄陽書.....八

上張僕射書.....九

與陳給事書.....一〇

答李秀才書.....一一

應科目時與人書.....一二

應科文.....一三

爭臣論.....一四

進學解.....一六

獲麟解.....一八

原毀.....一〇

諱辨.....一一

一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

海巫亞公校訂

上宰相書

韓愈

此文前後六段逐段各自讀之。讀第一段了再讀第二段便見只是輕短筆也。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並不自著一句一字。忽引詩序起大奇。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茂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引詩一章。并註大奇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又引詩之三章。并註大奇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又引詩之卒章。并註大奇○不出一句一字。突然引詩已奇。又引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詩引者纏纏然一序三詩。又并註豈不大奇。孟子大奇。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大筆一總。引如許舊文。只用一總便盡住。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從引詩入正文。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從引孟子入。幸今天下無事。暇大小之。

官各守其職。二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三暇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

妙妙已上。第一段畢。今有人細具述爲第

利。三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四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興正辨時俗。

段生二十八年矣。一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二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

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調張之說。無所出於

其中。五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六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

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七濱於死而益固。八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

師。九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

亦可矣。妙妙第二段畢。抑又聞。一抑又聞。爲第三段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斷章取義引

今有人生

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

妙妙讀之心悲。伏念今有仁人在上

位。若不往告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

行矣。妙妙第三段畢。洪範曰。凡厥庶民。有欲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之福。之謂也。第四段畢。抑又聞。三抑又聞。爲第五段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受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曲蓋將

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妙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曲蓋將

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妙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亦求位交相求妙而一其致焉耳。妙苟以是而爲心。

上之道不必難其下。妙

第五段畢抑又聞四抑又聞

爲第六段

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提因人之所欲爲而

遂推之之謂也。再今天下不繇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曲折一

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

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曲折豈其無人乎哉。

曲折二

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曲折彼之處

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

曲折三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

膚麋鹿之與處狃之與居固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曲折四

方聞國家之仕

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繪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

曲折五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

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一有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

曲折六

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曲折七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曲折八枯槁沉溺魁閥博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曲折九

始竟此

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

第六段畢

伏惟覽詩書孟子之

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

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小子不敢自幸。一氣總收已上

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

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氣最條達筆最曲折他條達者最難曲折曲折者不復條達矣。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述前起愈聞之。蹈水火者之免求於人也。

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

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又曲折又條達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

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又曲折又條達看他若是者。何

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情悲是總次一段。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一矣字。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

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二矣字。大其聲而疾呼矣。三矣字。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矣字。九字句。四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

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兩將數字一平歲字。趕出此句。凡二行半作一氣讀。最條達又曲折。或謂愈子言則

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另出。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折若所謂時者。

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又條達又曲折。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折讀之快。愈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一段哉
字押
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一段半字押哉乎字生姿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情隘辭盛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意所欲言而不便得言者忽然託筆周公便乃無所不言故通篇雖有兩大幅而只是周公一大幅也後寫復上宰相之萬萬不獲已又是古今絕妙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述周公爲相下轉筆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一皆已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二皆已十四海皆已無虞三皆已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四皆已十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皆已十四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六皆已十風俗皆已敦厚七皆已七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八皆已十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九皆已十四字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下再轉筆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二豈復有哉三豈復有哉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二豈復有哉三豈復有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不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下再轉筆如周公之心

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

爲勤而止哉。下再維其如是故於今頑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凡費無數轉筆說周公舉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述閣下爲

相下轉筆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一豈盡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二豈盡十二字句四海豈盡無虞。三豈盡六字句九夷八

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四五豈盡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五豈盡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六豈盡七字句風俗豈盡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

八豈盡十七字句

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九豈盡十四字句其所求見進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

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十豈盡十一豈盡二十七字句上九豈盡皆與前句字整對獨添此兩豈盡句與前異也。此兩豈盡亦非分外添出。卽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今雖不能

如周公之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此又不十分用轉筆○說閣下畢下始入自復上書意

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閭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

察之。復上書之無可奈何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

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猶言故不必復上書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妙去父母之邦矣。妙安得不復上書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妙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妙安得不復上書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

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另一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李翊書

韓愈

中間自說爲文之甘苦淺深。其妙更不必論。只如前起之曲折之妙。後收之蕩漾之妙。皆筆墨之罕事也。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者。誰不欲告生以其道。曲折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曲折已上贊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曲折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曲折已上自謙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謂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折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詳問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輕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重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曲折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曲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第一層加是者亦有年。看他鈎連而下猶不改。然後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第二層如是者亦有年。看他又鈎連而下然不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第三層雖然。不無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第四層舉下乃快。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第五層「義」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第六層自足之言也。

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然後快然自足也。下又轉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下又轉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下又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句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論文至此不羨而有志乎古者希矣。曲折志乎古必遺乎今妙吾誠樂而悲之妙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其可貶也妙問於愈者多矣。曲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妙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逐層曲折盡意又最輕舉。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聳聳於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一層此一層先說李公心事聳聳超出俗輩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意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人。二層此一層忽借故人李協律作波瀾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繇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三層此一層又借目盲作波瀾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

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四層此一層又借目言與天下人比對作波瀾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五層此一層自叙能詩已上曾叙李公此始自叙也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六層此一層感謝

與孟襄陽書

韓

前半幅只是閒閒說成一段議論。或整或散。或對或不對。任筆自爲起盡。至側聞閣下後。方是兩段正文。一段先揚後抑。一段先抑後揚。因前幅既有議論。於是輕輕着筆便休也。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如此。一扇如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扇翻前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扇翻前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扇翻後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筆筆曲折凡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曲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曲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曲折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詔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曲折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曲折是二人者之所。

爲皆過也。一句勘定下更作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話却作如許多曲折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妙將上文半篇文字只作閒話道過側聞閣下是第一段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先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抑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揚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抑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只是從史記項羽贊脫出愈雖不才方入自己是其自處不肯後於後人後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吾志未暇好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賓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主則信乎命之窮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

上張僕射書

愈

前幅條暢後幅酣恣

九月一日愈再拜通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吏示故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其中此一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不致言先事不可作小曲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不得不言下去皆暢言之也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

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焉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推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且作結束下去再說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申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五執事如此筆酣墨恣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三韓愈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落○此正落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一執事云云而已耳一韓愈云而已耳筆酣墨恣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利之而已耳一執事云云而已耳筆酣墨恣知己知已則未也又一落此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收又連下四其字總是筆酣墨恣

與陳給事書韓愈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 答李秀才書

一一

此等文字何曾是有意必作如此章法。只是起手一行偶然寫得見與不見後遂因風帶火不自覺筆筆入妙也作文固以心筆爲第一矣。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先叙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相見平平而起。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開突兀二扇每扇中有二小扇○一扇閣下。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始之。以日隔之疏。一加以。以不專之望。二以不與者之心。三聽忌者之說。四繇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總上兩行謂平平者。小四扇繳過起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二扇一扇退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重下獨承。大扇中一扇退而懼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忽將後面扇翻出陳給事意思來真是奇絕。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只此四語特莊甚上俱以文爲如戲也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存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

答李秀才書

韓愈

來書中意與答意只後一行便了。看他前幅憑空請一李元賓作敘述寒暄可見文字曾無定態意之所擬筆卽隨之。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粗知一寫。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細知時吾子在吳中其後二寫。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三寫未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四寫急見。今者辱惠書及文章。書叙來。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粗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細觀已下方。數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細觀已下方來書中意。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來書中意。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婉曲接引言不盡意妙。愈頓首。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細分之中間却果有無數曲折。而其勢愈直。此真奇筆怪墨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突然寫一怪。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得水第一段。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不及水第三段。然其窮困不能自致乎。水爲獵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不能自致乎。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

有力者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第五段不肯乞憐

第六段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第七段。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

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又一有力者第八段奇奇怪怪，漫濛曲曲歷歷落落繁繁簇簇，其
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如此一段自作點落更妙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只用一句結歸自己是以

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爭臣論

韓愈

反覆辨駁之文最貴是腴腴者理足故也不腴則是徒逞口說也此文不必多看其反覆辨駁處須多看其腴處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此數端實是陽城好處必要先提出了不然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然後來必是費筆周旋非真或有是言也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折句斷住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塞之六二則曰王臣塞塞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塞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匪躬者曠官之刺興王臣而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不事者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志可則也塞六二曰終無尤也上接九四上口一句用輕斷住便再引經反覆今陽子實一匹夫入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一折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一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曲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第一且吾聞之再起端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引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苟一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折陽子將爲祿仕乎此卽前所會之一句也。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進而已矣。引着他添減孟子文字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可乎哉。一折第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昭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書亦引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端更再起愈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接口一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大韓如韓使讀者耳號數日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一主上嘉其行誦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折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一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折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第三句斷住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更端再起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接口一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達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一夫天授人以賢聖才。